

上卷

吳鳳翔

主編

謝振鐸 紀曉嵐
 李鴻章 彭玉麟
 翁同龢 袁世凱
 胡林翼 左宗棠
 張之洞

清代十大家書



《清代十大家家書》為清政治壇、文壇叱咤風雲十位人物家書全集。所收都是清代家書的經典之作，在清代在民國年間曾產生過巨大影響。家書內容涉及廣闊，從治國方略到家庭瑣事，從國家大事到個人生活境遇，從學術討論到品德修養、交友宜忌、學習方法……可謂方方面面、林林總總，多角度、全方位地揭示了一代名人的內心世界。

《清代十大家家書》堪為傳統文化教育、家庭教育的精典之作，形小辭簡、自然真實、字字警醒、句句精彩，絕少虛構與矯飾，充滿真情、觀情，讀後自然產生一種強烈的感人力量，這是傳統文化的人格力量。

《清代十大家家書》為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結集出版。編者經過認真整理、細心校訂，改正了以往版本中的錯誤，為新版家書之精品。它既是研究清代十大家人、研究清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也是進行傳統文化教育、家庭教育的理想教材。

家書傳真，「家書抵萬金」。

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上



清代十大 名人家書

卷一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慶
道光
咸豐
同治
光緒
宣統

卷二

清代十大名人家书

上册

吴凤翔等 主编

郑板桥家书	1—49
纪晓岚家书	51—103
曾国藩家书	105—1078
左宗棠家书	1081—1238
胡林翼家书	1241—1299
彭玉麟家书	1301—1363
李鸿章家书	1365—1424
翁同龢家书	1426—1484
张之洞家书	1486—1544
袁世凯家书	1546—1604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主 编 吴凤翔 金 木

王日昌 悟 堂

副主编 张殿臣 刘坤元 刘立荣

校 点 吴凤翔 金 木 王日昌

悟 堂 张殿臣 刘坤元

刘立荣 彦 湖 敬 辉

曲桂丽 祖力纳 黎 韵

前 言

书信，在过去又称尺牘，或迳称书。家书，是书信之一种，主要是指写给父母、兄弟、夫妻、子孙等家人或亲人的书信。

家书在过去不太受重视，以为都是关于家庭琐屑、个人私事的文字，无关宏旨。所以，早期家书，流传下来的非常少，偶尔存世一二篇，已是相当的不容易。

其实，家书作为一种更详细、更深刻的补充材料，是其他作品所不能取代的。家书更能让我们从另一面窥见作者的内心世界；而且往往是作为真实的人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亲情和真情的自然流露。所以，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书信是较近于真实的文字，从作家的日记和尺牘上往往能得到比他的作品更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要注释。”孔老夫子说的也有这个意思，书信等于是作家在给自己作注脚，当然是再真实、具体不过的第一手资料了。一般书信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家书呢？

好的家书本身就是一件形小词简、自然真实的绝妙小品文，它的感人力量和欣赏价值往往要较那些华丽堂皇的大作更大些，更有血有肉，更耐人寻味。

家书在进行传统文化的学习、家庭教育方面的作用就更不待言。有些名家书，早已作为这方面的范本，而得以广为流传。

民国年间，上海中央书店曾编印了曾国藩、李鸿章、林则徐、胡林翼、郑板桥、彭玉麟、左宗棠、张之洞、纪晓岚、袁世凯等十人的家书，名为《清朝十大名家书》。可惜的是，里面不乏赝

品，或鱼目混珠，真假参半。如林则徐家书，经人考证，是根据林则徐公牍、文集等改编的。又如郑板桥家书，除了刊入《板桥集》的十六通家书之外，其他四十六通家书，也被指斥为浅薄文人伪造的。

这次编辑整理的《清代十大名人家书》，虽然基本上参考了民国年间上海中央书店本家书，但有善本可据的，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家书，则择善而从；已经考证出来是伪造的，如《林则徐家书》，则摒弃不录，而补以翁同龢家书。

各家书的具体版本依据如次：

《曾国藩家书》，以传忠书局《曾文正公全集》本为底本，而校补以各流行之本。

《左宗棠家书》，以民国二十年（1931）上海大东书局《（音注）左文襄公家书》为底本，而校补以各本。

《李鸿章家书》以《清朝十大名人家书》本为底本，而校以传世之足本。

《郑板桥家书》，先列《板桥集》中所收十六通家书，另四十六通列于后以为附录；卞孝萱先生编校《郑板桥全集》，也如是处理。另从卞编《全集·集外诗文》中辑入《与四弟书》、《与墨弟书》两封家书置最后。

《翁同龢家书》系据民国二十二年（1933）影印墨迹本《翁松禅家书》整理，这是翁同龢家书的首次整理付梓。

《纪晓岚家书》等因无别本可据，仍以《清朝十大名人家书》为底本整理，篇幅无多，且删除其中与臣僚书等。

另外，各家书基本调整为按作者生活年代先后排列。

应说明的是，这些家书的内容也还存在一些封建糟粕，甚至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诬农民起义为“贼”，为“匪”等等，望广大读者在欣赏、借鉴的同时加以识别。

清代十大名人家书总目

前 言

郑板桥家书	1—49
纪晓岚家书	51—103
曾国藩家书	105—1079
左宗棠家书	1081—1239
胡林翼家书	1241—1299
彭玉麟家书	1301—1363
李鸿章家书	1365—1419
翁同龢家书	1421—1464
张之洞家书	1465—1515
袁世凯家书	1517—1557



郑板桥家书



郑板桥家书



作者小传

郑板桥（1693—1765）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早年家贫，参加科举考试，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历任山东范县（今属河南）、潍县县令，人称惠政。后因开仓济荒，得罪上司，被诬罢官。为人天性傲岸好骂，放荡不羁。罢官后居扬州，以卖画为生。为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善画兰竹，书法号称“六分半书”。又善诗词，号称诗书画“三绝”。斐声艺坛，名播中外。著作辑有《郑板桥全集》。

郑板桥家书目录

- 7 雍正十年杭州韬光庵中寄舍弟墨
- 7 焦山读书寄四弟墨
- 8 仪真县江村茶社寄舍弟
- 9 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书寄舍弟墨
- 10 焦山双峰阁寄舍弟墨
- 10 淮安舟中寄舍弟墨
- 11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 11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
- 12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三书
- 13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
- 14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
- 16 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一书
- 16 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
- 17 书后又一纸
- 17 书后又一纸
- 18 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
- 19 潍县寄舍弟墨第四书
- 20 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五书

37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37
38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38
39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39
40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40
41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41
42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42
43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43
44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44
45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45
46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46
47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47
48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48
49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49
50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50
51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51
52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52
53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53
54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54
55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55
56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56
57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57
58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58
59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59
60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60
61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61
62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62
63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63
64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64
65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65
66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66
67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67
68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68
69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69
70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70
71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71
72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72
73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73
74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74
75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75
76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76
77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77
78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78
79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79
80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80
81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81
82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82
83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83
84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84
85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85
86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86
87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87
88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88
89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89
90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90
91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91
92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92
93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93
94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94
95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95
96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96
97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97
98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98
99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99
100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	100

- 39 潍县署中寄墨弟
- 39 潍县署中寄四弟墨
- 40 潍县署中寄四弟墨
- 41 潍县署中寄四弟
- 41 潍县署中寄内子
- 42 潍县署中寄四弟
- 43 潍县署中寄四弟
- 44 潍县署中寄内子
- 44 潍县署中谕麟儿
- 45 潍县署中寄四弟
- 46 潍县署中寄四弟
- 47 潍县署中谕麟儿
- 47 再谕麟儿
- 48 潍县署中寄四弟墨
- 48 与四弟书
- 49 与墨弟书

焦山读书题四志序

雍正十年杭州韬光庵中寄舍弟墨

谁非黄帝尧舜之子孙，而至于今日，其不幸而为臧获、为婢妾、为舆台、皂隶，窘穷迫逼，无可奈何。非其数十代以前，即自臧获、婢妾、舆台、皂隶来也。一旦奋发有为，精勤不倦，有及身而富贵者矣，有及其子孙而富贵者矣。王侯将相，岂有种乎？而一二失路名家，落魄贵胄，借祖宗以欺人，述先代而自大，辄曰：彼何人也，反在霄汉？我何人也，反在泥涂？天道不可凭，人事不可问。嗟乎！不知此正所谓天道人事也。天道福善祸淫，彼善而富贵，尔淫而贫贱，理也，庸何伤？天道循环倚伏，彼祖宗贫贱，今当富贵，尔祖宗富贵，今当贫贱，理也，又何伤？天道如此，人事即在其中矣。愚兄为秀才时，捡家中旧书篋，得前代家奴契券，即于灯下焚去，并不返诸其人，恐明与之，反多一番形迹，增一番愧怍。自我用人，从不书券，合则留，不合则去，何苦存此一纸，使吾后世子孙借为口实，以便苛求抑勒乎？如此存心，是为人处，即是为己处。若事事预留把柄，使入其网罗，无能逃脱，其穷愈速，其祸即来，其子孙即有不可问之事，不可测之忧。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真是算尽自家耳！可哀、可叹，吾弟识之。

焦山读书寄四弟墨

僧人遍满天下，不是西域送来的，即吾中国之父兄子弟，穷而无归，入而难返者也。削去头发便是他，留起头发还是我。怒眉瞋目，叱为异端，而深恶痛绝之，亦觉太过。佛自周昭王时下生，迄于灭度，足迹未尝履中国土。后八百年而有汉明帝说谎说梦，惹出这场事来，佛实不闻不晓。今不责明帝而齐声骂佛，佛何辜乎？况自昌黎辟佛以来，孔道大明，佛焰渐息，帝王卿相，一

遵六经四子之书，以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此时而犹言辟佛，亦如同嚼蜡而已。和尚是佛之罪人，杀盗淫妄，贪婪势利，无复明心见性之规。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无礼无义，无复守先待后之意。秀才骂和尚，和尚亦骂秀才。语云：各人自扫阶前雪，莫管他家屋瓦霜，老弟以为然否？偶有所触，书以寄汝，并示无方师一笑也。

仪真县江村茶社寄舍弟

江雨初晴，宿烟收尽，林花碧柳，皆洗沐以待朝曦，而又娇鸟唤人，微风叠浪，吴楚诸山，青葱明秀，几欲渡江而来。此时坐水阁上，烹龙凤茶，烧夹剪香，令友人吹笛作《落梅花》一弄，真是人间仙境也。嗟乎！为文者不当如是乎！一种新鲜秀活之气，宜场屋，利科名，即其人富贵福泽享用，自从容无棘刺。王逸少、虞世南书，字字馨逸，二公皆高年厚福。诗人李白，仙品也；王维，贵品也；杜牧，隽品也。维、牧皆得大名，归老辋川、樊川，车马之客，日造门下。维之弟有缙，牧之子有荀鹤，又复表表后人。唯太白长流夜郎，然其走马上金銮，御手调羹，贵妃侍砚，与崔宗之著宫锦袍游遨江上，望之如神仙。过扬州未匝月，用朝廷金钱三十六万，凡失路名流，落魄公子，皆厚赠之，此其际遇何如哉！正不得以夜郎为太白病。先朝董思白、我朝韩慕庐，皆以鲜秀之笔，作为制艺，取重当时。思翁犹是庆历规模，慕庐则一扫从前横斜疏散，愈不整齐，愈觉妍妙。二公并以大宗伯归老于家，享江山儿女之乐。方百川、灵皋两先生，出慕庐门下，学其文，而精思刻酷过之，然一片怨词，满纸凄调。百川早世，灵皋晚达，其崎岖屯难亦至矣，皆其文之所必致也。吾弟为文，须想春江之妙境，挹先辈之美词，令人悦心娱目，自尔利科名，厚福泽。或曰：“吾子论文，常曰生辣，曰古奥，曰离奇，曰澹远，何忽作此秀媚语？”余曰：“论文，公道也；训子弟，私情也。岂有

子弟而不愿其富贵寿考者乎？故韩非、商鞅、晁错之文，非不刻削，吾不愿子弟学之也。褚河南、欧阳率更之书，非不孤峭，吾不愿子孙学之也。郊寒岛瘦，长吉鬼语，诗非不妙，吾不愿子孙学之也。私也，非公也。”是日许生既白，买舟系阁下，邀看江景，并游一钱港。书罢，登舟而去。

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书寄舍弟墨

秦始皇烧书，孔子亦烧书。删书断自唐虞，则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烧之矣。《诗》三千篇，存三百十一篇，则二千六百八十九篇，孔子亦得而烧之矣。孔子烧其可烧，故灰灭无所复存，而存者为经，身尊道隆，为天下后世法。始皇虎狼其心，蜂虿其性，烧经灭圣，欲剗天眼而浊人心，故身死宗亡国灭，而遗经复出。始皇之烧，正不如孔子之烧也。自汉以来，求书著书，汲汲每若不可及。魏晋而下，迄于唐宋，著书者数千百家。其间风云月露之辞，悖理伤道之作，不可胜数，常恨不得始皇而烧之，而抑又不然，此等书不必始皇烧，彼将自烧也。昔欧阳永叔读书秘阁中，见数千万卷皆霉烂不可收拾，又有书目数十卷亦烂去，但存数卷而已。视其人名，皆不识，视其书名，皆未见。夫欧公不为不博，而书之能藏秘阁者，亦必非无名之子，录目数卷中，竟无一人一书识者，此其自焚自灭为何如，尚待他人举火乎？近世所存汉、魏、晋丛书、唐、宋丛书、《津逮秘书》、《唐类函》、《说郛》、《文献通考》、杜佑《通典》、郑樵《通志》之类，皆卷册浩繁，不能翻刻。数百年兵火之后，十亡七八矣。刘向《说苑》、《新序》、《韩诗外传》、陆贾《新语》、杨雄《太玄》、《法言》、王充《论衡》、蔡邕《独断》，皆汉儒之矫矫者也。虽有此零碎道理，譬之《六经》，犹苍蝇声耳，岂得为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哉？吾弟读书，《四书》之上有《六经》，《六经》之下有《左》、《史》、《庄》、《骚》，贾董策略，诸葛表章，韩文、杜诗而已。只此数书，终身读不尽，终身

受用不尽。至如《二十一史》，书一代之事，必不可废。然魏收“秘书”，宋子京《新唐书》简而枯，脱脱《宋书》冗而杂，欲如韩文杜诗脍炙人口，岂可得哉？此所谓不烧之烧，未怕秦灰，终归孔炬耳。《六经》之文，至矣尽矣，而又有至之至者，浑沦磅礴，阔大精微，却是家常日用，《禹贡》、《洪范》、《月令》、《七月流火》是也。当刻刻寻讨贯串，一刻离不得。张横渠《西铭》一篇，巍然接《六经》而作。呜呼休哉！雍正十三年五月廿四日，哥哥字。

焦山双峰阁寄舍弟墨

郝家庄有墓田一块，价十二两，先君曾欲买置，因有无主孤坟一座，必须刨去，先君曰：“嗟乎！岂有掘人之冢以自立其冢者乎？”遂去之。但吾家不买，必有他人买者，此冢仍然不保。吾意欲致书郝表弟，问此地下落，若未售，则封去十二金，买以葬吾夫妇。即留此孤坟，以为牛眠一伴，刻石示子孙，永永不废，岂非先君忠厚之义而又深之乎？夫堪舆家言，亦何足信？吾辈存心，须刻刻去浇存厚，虽有恶风水，必变为善地，此理断可信也。后世子孙，清明上冢，亦祭此墓，卮酒、只鸡、孟饭、纸钱百陌，著为例。雍正十三年六月十日，哥哥寄。

淮安舟中寄舍弟墨

以人为可爱，而我亦可可爱矣；以人为可恶，而我亦可恶矣。东坡一生觉得世上没有不好的人，最是他好处。愚兄平生漫骂无礼，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长，一行一言之美，未尝不啧啧称道。橐中数千金，随手散尽，爱人故也。至于缺陋欹危之处，亦往往得人之助力。好骂人，尤好骂秀才，细细想来秀才受病，只是推廓不开，他若推廓得开，又不是秀才了。且专骂秀才，亦是冤屈，而今世上